

## 科普文学

## 植物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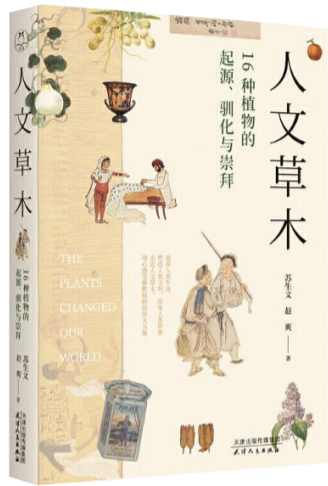
■ 赵青新

《人文草木:16种植物的起源、驯化与崇拜》(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20年6月)是一部有趣的书,不仅知识含量丰富,也通俗易懂。该书由苏生文、赵爽联袂撰写。苏生文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赵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一级导演。

书中涉及的这些植物,既有我们爱吃的水果,比如苹果、葡萄、桃和柑橘,也有维持我们生命的粮食,比如水稻、小麦、玉米等,或经济作物,比如花生、棉花,还有我们喜爱的花卉,比如玫瑰、兰花。说起这些植物,都是我们熟悉的,但我们是否真的了解它们的来历?它们是怎样进入我们人类日常生活的呢?

亚当、夏娃吃下的禁果是什么果实尚存疑,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苹果。早在古希腊时代,苹果就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希腊神话里的金苹果,弥尔顿《失乐园》里“红色和金色相间”的诱人果实,诸多名画、文学作品的描绘,以及烹饪食谱里的烤苹果、炖苹果、菜果酱、菜果酒等,欧洲文明史不时闪现苹果的影子。在我国很早就有关于苹果的文字记载,汉朝的《上林赋》《蜀都赋》都提到了“柰”,有时也叫“林檎”,它们是苹果的别称,唐宋时期又叫“频婆”或者“苹婆”等,这些是音译名称。

人类与水果神交已久,从苹果的传说和名称演变,我们可以察觉



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精神性连通,也可以体会不同地域人们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悠久的历史并非苹果特有,比如传说蟠桃可长生、葫芦救人于洪水,植物的故事上可追溯创世神话,下可延展进入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塑造,本书既是植物的历史,也是另类的人类文明史。

最早的植物学家是一批真正的开拓者,他们必须与世人的冷漠或偏见作斗争。在过去,植物学往往被当作绅士淑女消闲的游艺,谁若一心痴迷,多半要被看成怪人。植物学的发达,跟大航海的开辟密切相关。帝国的对外征服和探险活动要求对陌生地域的植物有所了解,有经济效益植物的引进欲望伴随着殖民地开辟的野心,诞生了约瑟夫·

班克斯、库克船长等一批赫赫有名的植物猎人。植物为战争、掠夺和开拓新世界提供了动力。

并不是说所有的植物传播都是侵夺的结果。中国是水稻的故乡,我们的先祖在远古时期就驯化了这类可供食用的植物。中国向来重视水稻优种的培育、种植和开发,吸收外界成果,书中介绍宋真宗时期“苏常熟,天下足”的丰收景象,引起亩产飞跃式变化的,就是原产于东南亚越南、柬埔寨一带的占城稻的引入,书中也讲述了现代中国稻作学的起源,简述了戊戌变法的成就和近代农业专家的研发实践。水稻文化是构成东亚文明圈的重要核心。

欧洲人非常喜欢中国玫瑰、中国茶,这是西方迷恋遥远东方的表现,优雅而神秘的生活方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葡萄美酒夜光杯”等大量诗词,显示中国与异域的友好往来。马铃薯是新大陆送给欧洲的最好礼物。玉米、番薯、花生等粮食作物在明清引入传播,引起了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第二次革命,极大地解决了粮食问题,提高人口增速。棉花,没有什么比棉花更能说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进程及其深远影响。茶、香料、烟草,这些由诱惑衍生的历史,驱使人们横跨星球,也改变着这个星球上人类各个族群之间的力量对抗。

历史的烟霭遮不住我们回视的目光。植物,如此普通,又如此非凡,它们在召唤我们。

## 林中听蝉

■ 莫测



蝉,又名知了、啾蝉等,为半翅目蝉科动物。栖于沙漠、草原和森林之中,以植物根茎的汁液为食。

众所周知,蝉会鸣叫。蝉为何而鸣叫?鸣叫的声音有何特点?一些文学作品认为,蝉的鸣叫声为:“热呀、热呀、热呀。”这是酷热夏天逼出来的呐喊,是对夏天的声讨和诅咒。听到蝉那撕心裂肺的声音,人也会感到更加燥热难当、心慌意乱。坊间人士听出蝉的鸣叫声为“知了、知了”,即“知道了”。蝉“知道了”什么呢?说是知道“夏天来了,天气热了”。两种说法都认为蝉之鸣叫与天气炎热有关。那么,它是否与天气炎热有关呢?科学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蝉遇到三种情况才鸣叫。一种为随声附和,像乡村的狗一样,一只狗吠,整个乡村的狗便积极响应,齐声吼叫。另一种是求偶信号。还有一种则是被人捕捉或受到某种惊吓时发出的尖厉叫声。

漫步林中,静听细辨,蝉却给了我不一样的认识。

蝉之鸣声,既不是“热呀、热呀”,也不是“知了、知了”,而是“吱——吱——”。每次有节奏地六个“吱”,然后一个长长的尾音“吱”,不多不少,重复进行,乐此不疲。蝉鸣时间非常特殊。如果天将下大雨,它们就会提前敞喉齐鸣,并形成声浪。似乎山脉在呼啸,森林在摇曳,大地在震撼。一阵雷电风雨过后,它们好像被雨水冲没了似的,突然之间,山岭一片寂静,再也听不到它们一丝一毫的声音了。

平时,蝉也鸣叫。但东一声西一声,稀稀拉拉,形不成浪潮和气势。它们有时也会在半夜里鸣叫。也许是担心惊扰乡民吧,此时的鸣叫没有附和助阵,没有跟风捧场。于是,鸣者自讨无趣,叫不了几声便缄口不言了,然后把自己和声音一并淹没于深深的夜色之中。

蝉素来胆小,但听觉灵敏。无论是在鸣叫、觅食,还是在追逐异性过程中,只要听到人的脚步声,它都会马上屏气,不声不吭,或一声长啸,冲天而去。

蝉翼薄如轻纱,容易沾水,凡有大雾或露水天气,其翼因沾水而变得沉重。这个时候,蝉绝不会鸣叫,因为它不能飞翔,鸣叫等于暴露自己,容易被人捕捉或受到其他鸟类伤害。

在我听来,蝉鸣不是聒噪,不是悲戚。蝉,饮一滴露水,展露歌喉,是乐观向上,是坚定不移,是执着追求。它的歌声清脆、雄浑、空灵、悦耳,似如天籁。浸润于蝉鸣之中,能感受到禅的意蕴,山的磅礴,林的俊逸和大自然的纯粹。如果说林中空气可洗肺,那么林中蝉鸣则能沁心。听一山蝉鸣,赏天然之音,让心恬静,让心致远,让心飞翔。

## 生活在不断地重复

■ 巴丁

生活在不断地重复  
日子却从来没有重复过  
隔壁的王婆婆93岁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从容不迫  
往年看见的牵牛花是白色的  
今年几次看见的都是紫色  
它们从栅栏里探出头来  
有的跟不知名的藤蔓纠缠在一起  
有的独踞一隅  
清风一吹  
它们的头  
不是偏向这边,就是偏向那边  
三天前下了一场雨  
三天后又下了一场  
日子在风中晃来晃去不见了  
雨水冲洗过的路面恢复了老样子

## 读你

■ 谢子清

总是期待一种切近  
一种用脚步甚至是语言  
就可以丈量的靠拢

正如我渴望读你  
波澜不惊,以及尘埃不惹  
清澈透明地读你

即使那样的时刻  
你的眼神秋天一样厚重  
冬季一样牢不可破

但我同样害怕  
这种单纯的阅读  
最后也是一种沦陷和迷失

## 一尾稻花鱼

■ 三都河

我是个隐匿于民间的诗人  
满肚子装着诗经和李杜文章  
我的诗歌发表在太阳之下大地之上  
在立秋时节已经成熟得稻浪翻滚

何时绽放出开镰的大笑  
总还感到缺了点灵光与火候  
与大师相比,我的作品常显青涩  
苦思冥想也找不到原因

一尾稻花鱼从水中跃起  
霎时刷亮了我寻觅已久的眼睛  
它带着稻花香和泥土味的蹦入  
直接让我的诗歌实现了鲤鱼跳龙门

## 有一种爱从未改变

■ 张艺

生活里的琐碎和不堪,有时是让人高兴不起来的戏,也足够让你冷静思考围城里的风景。

它温暖又无私,它尖锐又深情。

胖哥这两日的生病,把我折磨惨了。我最深的体会是:当一个胖子生病,你是扶不动,背不动,只有安静陪伴。

今日胖哥输完液,总算可以进食了。当然也是百般挑剔:“你的小米粥熬干了,豆腐乳哪个是辣的,保温杯里的水这么烫,我哪个吃药。”

允许把最坏的脾气带给最亲近的人。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何况是生病的人。我停止絮絮叨叨,默默地给他办

公桌上的绿萝换水,植物总是寂静呈现它生命的底色。

胖哥喝了小米粥,似乎恢复了点力气,我帮他披上白大褂,看着他从小走廊到病房逐渐消失的背影,想起了恋爱时的样子,他也是这么匆匆在楼道里穿梭,用尽全力为患者做心肺复苏,完全忽略在旁默默关注的我,这些细节瞬间令我心动。

恋爱时都没有甜言,你还期望婚后

有蜜语?我有自知之明,可他救助病人的样子真的很可爱。

因为他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我也经常看见生离死别的场景。有时看见家属抱成一团悲恸地哭,有时我会碰见护士把尸体送上殡葬车,我已经不害怕了,但仍忍不住流泪,“何必为部分生活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塞内加的话在这个时候像一剂强心针。

我会平静地把准备好的餐食放在他办公桌上,默默离开。一个人单枪匹马面对内心的兵荒马乱,也要淡定自如。

米兰·昆德拉说:“没有一点儿疯狂,生活就不值得过。听凭内心呼声的引导吧,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像一块饼似的在理智的煎锅上翻来覆去地煎呢?”

可是,如何承受得住生命之轻,如何感受到生命之重。

很想重回校园,看那些埋头伏案的身影,或是漫步在夜晚寂静的操场,望着楼房里那或明或暗的灯,那样的灯火虽不如霓虹闪烁,却透着另一种安定的气息,足以慰风尘。